

文 史 资 料 选 辑

第 四 期

目 录

18

筠连县女子学校创办概况.....	黄显芸 (1)
筠连今昔谈.....	陈善斌 (8)
登瀛塔考析.....	代长才 (15)
国民党时期小学的思想品德教育概述.....	冉崇文 (17)
新旧金融业之我见.....	章开清 (20)
筠连药王会.....	苏端秀 (31)
筠连福庵堂医谱.....	何尔康 (36)
筠连行会简介.....	冉竹君 (45)
筠连的宗教概况.....	陈杰明 (48)
青纱大轿.....	蔡纯武供稿 (52)
谈谈“打指委会”.....	苏端佩 (54)
钱文华同志早期的革命活动.....	苏心端 (56)
正州“徒西旧址”拾零.....	李孝治 (62)
沐爱中学校史简介.....	石 流 (66)
官场奇形怪事二则.....	何德远 (68)
筠连民谣.....	方吉均搜集 (71)
海外飞鸿(词四首).....	隐 名 (73)
筠连的“九宫十八庙”.....	文 渊 (77)

封面：玉壶塔影.....刘守仁摄

插页 筠连登瀛塔

筠连县女子学校创办概况

黄 显 芸

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封建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实为划时代的历史转折。孙中山先生提倡男女平等，不少开明妇女，起来挣脱封建枷锁，追求自由，学习文化科学，各地女学一时风起云涌。地处边陲的筠连县，女学亦应运而生。女学兴办之初，笔者正值少年时期，是首批女生之一。后又在女校执教多年，对当时情况，比较了解。但事隔半个多世纪，更加现已耄耋之年，追忆往事，谬误差错，在所难免，幸当年过来人中，尚有健在者，当不吝指正补充，以期我县女学史实，有正确的记录，而启迪后人。

一、筠连女学的萌芽时期

民国元年，（1912年），筠连有黄品三先生及其子培枢、女培芝三人，在南门桥郝氏祠（今民主街川剧院）开设私塾，首次招收女学生十多人，由黄培芝先生教育。稍后，有段邦贞（时人称段二姐）及其堂妹段邦贤，在半边街机神庙（今府后街糖果厂）开办了一个专收女生的私塾，有女生六、七人，由段邦贤先生帮助教导，这是筠连女学的萌芽。

二、筠连县女子学校的创办

民国三年（1914）秋，筠连县长韦可经与县劝学所视学（相当于今之教育局长）黄仲藜首创筠连女子学校。校名“筠连县两等女子小学校”，（两等即高小、初小）设校长一

人，由清末秀才母序宾老先生担任，女监学一人，由曾亚君先生担任。教员有成都高等师范毕业的苏子容、郑廷钧、苏安泽，还有宜宾中学毕业的刘质文、秦仲英、赖汉门等，以及原私塾教师黄品三、黄培芝二人，校址设在西门河坝街（今兽医站），当时，校舍十分狭窄简陋。高小第一班有二十余人、初小第一、第二、第三班共有学生五十多人。高小班课程是：国文、算术、珠算、地理、历史、理科（即现在的自然）修身（即现在的政治）图画、音乐、体操、手工等科。初小班有国文、算术、图画、手工等科。（所授课本，均系中央教育部审定的新法课本）

民国四年，（1915年），黄培芝先生辞去教职，学校另聘段邦贤、陈道芎两位女先生任初小第三、四班教员，全校学生人数，较开办时大有增加。

是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力图复辟帝制，当时督军蔡松坡将军与滇军都督唐继尧在云南共同起义讨袁，维护共和，号护国军。寒假期中，北洋军派兵一营，由舒营长率领，进驻筠连南华宫，（今县工会），防御滇军入川。1916年2月，袁世凯公然称帝，号“洪宪元年”。护国军熊克武总司令及陈芷江司令（筠连人，曾任昭通府知府）合兵自滇入川，打垮驻筠北洋军。北军溃逃时沿途抢劫骚扰不堪，土匪亦乘机而起，筠连匪首王义三，率匪危害百姓，筠连遭受兵乱匪祸，女校被迫停办。

三、筠连女学的恢复：

民国五年（1916年）秋，女校复学，县劝学所委任曾肇崧老先生作校长。（曾任川南道学官）加聘黄承武、葛庭村两先

生作教员，任史地、国文等科，叶植芬先生任初小班教员兼高小班音乐课。这一期内，初小班第一届学生毕业，笔者是其中之一。由于动乱刚过，人心不稳，当时高小班仅有学生五人，初小四个班也仅七十余人。

1917年春季，学校将初小毕业生全数作旁听生并入高小班学习。又招收同等学力生和妇生加入高小班，学生人数大为增加。

秋季，学校正式招考高小第二班，将初小原作旁听生的全数录取，共有学生二十八人。但不久，靖国军过境，匪患又起。学生人数大减。到期末高小第一班毕业的仅有三名，即周家铭、李明芳、李明萱。仅管如此，女学仍继续上课，坚持开学。

民国七年，（1918年）县政府委任黄文光先生（清末秀才）任校长，招收高小第三班，录取学生二十五名，同时初小班亦增加了三十多人，学生增多，校舍狭窄，要求另迁校址。得到视学黄仲藜的支持，将劝学所地址（今筠连镇派出所）让给学校。又将城皇庙后殿划归女校作初小班教室。劝学所则迁往文昌宫（今县医院）迁校后，增聘朱月秋先生任高小班教员。朱是云南省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是县长黄立刚的夫人，除任修身课外，还兼任音乐，歌声清朗，使学校增加生气。

民国八年（1919年）春，林省三任校长，高小第二、第三班相继毕业。学校随即招收第四、第五两班，初小班人数也增多。学校缺乏教员，即以高小第二、第三班毕业生中的成绩优异者升任。当时，笔者忝列其中。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思潮波及筠连，青年们渴望社会风气的

改变，原女校的毕业生，深感母校历届主持人虽热心办学，仍囿于封建意识，作风因循守旧，缺乏新的气息。

民国十一年（1922年）春，省议员刘质文自蓉返筠，（刘在女学创办之初，曾任该校教员），笔者与廖孟潜以师生之谊前往拜谒，谈及筠连女校毕业生都极渴望外出求学。刘先生慨然说道：“我也有心于此久矣！”于是，由他出面，约请当时县教育局长母德成、教育会长黄仲葵以及有关人士，共同开会研讨女生外出升学问题。获得一致赞成，并拟出具体办法。由县教育局发出通知，招考高小毕业生和同等学历的女生赴省升学。报名者达二十多人，经考试录取者八人，有张朝荣、苏端佩、张宗枏、何光玉、杨岳东、廖孟潜、姜方兰和笔者等，春节后赴省，起程时姜方兰病逝，首批赴省升学的只有七人。报考省女子师范学校的是苏端佩、张朝荣、张宗枏和我四人。报考省女子实业学校的有何光玉、廖孟潜、杨岳东，全被录取，无一人落榜。可见筠连女校的教育质量不错。

自此以后，赴省升学的女生陆续不断，计有苏重桂（1924年入省女师插班）廖素秋（1924年考入成都简易师范）杨宗秀、黄显华、叶植华（1925年考入省实业学校）田宗聚（1930年考入省女师）还有不少女生赴宜、泸两地升学，这对改变筠连封闭式的社会风气，赶上新时代潮流，影响极大。

四、筠连女学的发展

民国十三年（1924年），首批赴省攻读实业学校的三位同学毕业回乡，县教育局即委任何光玉为女校校长、廖孟潜、杨岳东任教员，她们三人将省城学校新风尚带入女校，会同原有教员一起，取缔陈规陋习，实施新法教学。并在高小班增加英

语课，这些深受家长们的欢迎，争送女儿入学。

民国十五年，（1926年）首批省女师几位同学毕业，县教育局全部安排到女校任教，校长何光玉因事离职，由廖孟潜接任，同学相聚，感情融洽，志同道合，决心献身家乡女子教育事业，学校风气大为改观，教学质量显著提高，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景象。

民国十六年（1927年）廖孟潜校长到广汉工作离职，由黄仲葵老先生兼理。次年（1928年）省视学刘景光来筠视察，委任笔者任校长，接任后，聘张宗枬任教导主任，会同全校教师进一步改进教学、提倡德、智、体三者并进，于每周星期一开周会，背诵“总理遗嘱”。由校长、教师讲话，学生代表讲话，及时纠正弊端，严肃校纪。

民国十八年（1929年）自上海女子中学毕业回县的占均瑶，担任理科教师，聘请成都女子中学毕业的刘家芸任体育教师，教学生体操和舞蹈，又请国术教师马固清、马昌芸教学生的拳术，当时的重大节日如国庆节、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五卅惨案纪念日等，都组织学生集会游行，演新剧、唱歌、跳舞，学生们非常喜爱，勤奋学习新科学、新知识、新风尚、热情参加各种新活动。

这年秋，张宗枬赴宜，辞去教导主任，由黄显华接任，下学期至次年上学期，高小第八、九两班学生相继毕业。1930年秋季，改行小学六年制，招收第十、十一两班学生共五十余人。笔者因离县深造校长由张宗枬接任。张办事勤谨有条不紊，进一步改进教学方法，增聘苏重华、苏嘉渊作教员。

民国廿一年（1932年）春，张宗枬辞去校长，由自广汉返

筠的廖孟潜复任。次年，廖校长病故，校长由黄显华接任，增聘高县师范毕业生郑显芹、郑显福、阳本玉等任教，学生人数，又有增加。

民国廿四年（1935年）葛颀村任校长时，又聘笔者作教导主任、张永德、黄显玫作教员、时新任县长吴克新决意整顿教育，对教师实行考试。于当年寒假，召集全县教师集训。委任张永德为女校校长，他强调国难临头，当任用青年。1936年春，女校迁至北街武庙，（今胜利街小学）直到解放，不曾再迁，不过由原来的女校，发展为男女合校的完小了。

1936年暑期，宜宾专员公署调各县教师集训，进行军国民训练，准备抗战。筠连全体男女教师均赴宜参加受训，回县后，对学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1937年秋，女校由苏慕渊任校长，她破格任用小学毕业生担任教员，张德绵就是从那时起任教。到1977年退休，致力于小学教育四十余年。当时芦沟桥事变，国共合作全面抗日，学校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教师们节衣缩食支持抗战，同仇敌忾，群情振奋。

1939年秋，单玉晖接任校长，田宗琛女师毕业后，倡办幼儿园，地址设在现文化馆。1940年苏端佩任校长后，励精图治，善用人才，女校一派兴旺发达景象。1942年，田宗琛任校长，将幼儿园迁入女校。

1943年，何光玉复任校长，力请笔者回母校任教，盛情难却，乃辞去海瀛小学教职，仍返学校。暑期，筠连县举办军国训练班，教师和乡镇保长集中在禹玉宫（筠连中学）受训。

1949年春，苏端佩再任女校校长。笔者任教导主任，苏校

长在这一年中，主要致力于社会活动，学校工作，交由李瑞芬办理，直至解放。

筠连解放已三十六年，教育事业有了巨大发展，与旧社会不可同日而语，党中央和国务院把教育事业提上了重要日程，全国人大，已通过了义务教育法，筠连的教育事业，将有更为辉煌灿烂的未来。对于我这个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的老人，感到莫大的欢欣。

一九八五年十月

筠 连 今 昔 談

陈 藝 斌

一九四四年末至一九五〇年初，笔者曾在筠连工作过五年多。离开以后，倏忽三十多年，每忆玉壶清泉，景阳晓钟，巡司暖流，腾川秀色……无不梦寐系之。

一九八五年二月，应故交之约，又重游旧地，见山川无改，市貌全新，感慨良多，忆及往事，难禁拙笔，撰就数篇，聊以抒怀。

一、“学问文章过吾党，精神事业非人同”

——忆黄兴墨迹及《铁血斑烂志》

“学问文章过吾党，精神事业非人同”，这是四十年代中悬挂在筠连花生市（今团结街）陈道炎家客厅里的一副十分引人注目的对联。它是近代民主革命家黄兴先生亲笔书赠同他共同战斗过的筠连陈宪民先生的。①

对联上没有书明年月，下款只署“黄兴”二字，笔力遒健。

陈宪民早年追随孙中山、黄兴等从事革命活动。从1907年起，黄兴多次参预和指挥革命党人起义，推翻满清王朝。陈宪民因在制造炸弹时不慎，被炸伤失去了右臂。黄兴书赠他的这副联语，就是对陈宪民一生立身行事的高度评价和总的概括。

陈宪民在革命活动期中，同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照片和有关革命事迹的手录，他辑有一巨册《铁

血斑烂志》，②生动地记录了民主革命的重大事迹，堪称稀世之珍。

二、查封巡司盐井始末。

解放前，巡司乡出产食盐。当地居民在温泉附近，刨坑取水，用土法熬制成锅盐。大块大块的。颜色白中带黄，在本地销售。

五通桥盐务管理局，在巡司设有场务所，照章课征盐税。

四十年代中期，四川省政府认为该盐质量低劣，不符合卫生条件，命令查封巡司盐井，不许再生产。

禁令执行之后，税务机构——巡司场务所也随即撤销。

食盐一旦停产，损伤了盐老板的利益，许多盐工生活陷于绝境。地方势力不顾禁令，又私自恢复生产，照样经营，人称私盐。

不久，“反对派”向上告发，省里又严令县政府查封。

当时县政府教建科（即第三科）再度派人前往执行禁令。将井灶拆毁，把生产工具集中堆放在一起，贴上封条，拍下照片，向省府呈报。

说来有趣，等查封人前脚一走，盐灶随即开始冒烟，私盐又大量生产出来！

县政府被地方势力串通，只得听之任之，条件是盐税仍须照交，列为地方财政收入，作为机动开支。

注①陈宪民是陈芷江的儿子，是陈道炎的父亲。

注②《铁血斑烂志》，是陈宪民的革命活动纪录手稿，附有照片多帧，成一巨册，解放后，由县文化馆保存，五四年转交北京博物馆。

离盐场不远，有一股温泉，热气腾腾，四季如春。盐工们终日劳累之后，往温泉里一跳，一天的疲劳，便随水冲去。附近的农民，也常到温泉洗澡，昼男夜女，不许紊乱，形成了习惯制约。

三、筠连马店及其献马运动

解放前，筠连县城包箩街及河坝街一带，马店林立，天天“客”满，真是盛极一时。

当时，川南至滇东北，没有公路，宜宾到昭通一线，来往各类商品，全靠人背马驮，筠连是中转站，背帮马队，必须在此歇足。马帮一来，热闹非常，鸾铃叮当，人喊马嘶，顿增繁华气氛。

由于这条路上马帮多，大烟商人便利用他们走私贩毒。

一九四八年的一天，筠连县警察局，在西河岸查获一队马帮，在所运的火腿中夹带鸦片，共得二百多两。连同驮马一十八匹，一并送到县政府，审问马哥头后，才知道烟老板没有被抓获。因为他们没有同路随行。

适值国民党宜宾团管区司令部，正在命令各县“搞献马运动”，县政府趁此机会，将这批鸦片没收，驮马献去宜宾，只放走了马哥头。

四、美国飞机坠毁在龙灯坳。

一九四四年秋，抗日战争中，一架美国援华军用飞机——空中堡垒，在筠连龙镇的龙灯坳，失事坠毁，机员五人，全部遇难，飞机残骸，主要部件，运回县府保存。零星什物，被当地群众拣拾一空，改作家庭用具。

事过两年之后，一九四六年九月，美国总部自重庆派出美

军二人，翻译一人，来筠连搬取失事人员遗骨，经与地方政府联系后，派人带领前往失事地点，掘出死者尸骨，刮洗装箱，准备运回美国。

这三名美军来时，每人都带有行李，——草绿色睡袋，食品罐头，及衣物之类。他们到筠连的当天，适值县参议会南华宫（今县工会）举行宴会，临时请他们入席，有道菜叫“油蒸焖蛋”，主人一声叫“请”，一名美军满舀一汤匙送进口中，被烫得哇哇直叫，同席的人不住掩口窃笑。

五、当年机杼声声 而今马达呜呜。

解放前，筠连城区，有许多人是靠制土布维持生活，只要从街巷经过，到处都可以听到清脆的机杼之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织布帮。城隍庙前，也成了热闹的布市。这种用木机生产的土布，男女老幼都能操作，是窄笱门，分“大布”“二布”两种，还有用麻纱织的麻布，都是山区贫苦人民所喜爱的衣着，有广阔的市场。所以这在当时，筠连的家庭副业十分发达。

现在，这种窄布几乎绝迹了，代之而起的是机织宽布和各种化纤。勤劳的筠连人民，不再操作木机，而是掌握现代的铁机了。一进大车口，①只听得马达呜呜，水泥厂的球磨机，制茶厂的烘干机，机械厂车床，制丝厂的立操机，农机修配厂的压模机，日夜转动不停，奏出了时代的乐章，怎不叫人浮想连翩呢？

六、《筠连县政建设计划》前后

一九四四年，张炽夫任筠连县长时，年青有为，思想开明，打算在任上有所建树，他根据筠连的实际情况，亲拟了一

份《筠连县政建设计划纲要》。贴在县政府墙上，征求幕僚人员的意见，当时议论的人多，能提出修订方案的人少。

一九四五年，他又在春季扩大行政会议上提出。出席这次会议的当权人士和地方士绅不下百余人。由于县长的殷勤招待。经过五天的讨论，一致通过了这个计划。它的内容有修筑公路、开发煤炭、水力发电、以及缫丝制茶等，各有各的实施步骤，为筠连的未来，绘制了一幅美妙的蓝图。

《计划》在县行政会议上通过后，一面上报宜宾专员公署和四川省政府，一面铅印散发，县政府内设了督导室，由省视学鲍云伯为督导室主任，县里的“督学”，“指导员”都纳入督导室，督促各级执行他的建设计划。

可惜的是：不久接得上峰批复，“准予备查”。所提要求，不予理睬，当时限于地方人力、财力，计划无法实施，“督导室”也就无疾而终，可见当时官场之一斑。

七、记孔雀场修路碑词。

一九四七年秋，笔者因事去孔雀场，当地人杨惠修、达贵发向我谈及，此去不远，有一石碑，碑上文字念不断句，也不明其意，约我前去参观，并请“指教”。

我想，这些人莫非要我，只好答应前去，到了目的地，果见路旁立一石碑，高不过一米左右，我仔细一看，原来刻的是一阕小词：

“睹此蚕从①路险，深厉浅揭②维艰。凿开丹障③道便便④，到此行人称便。乡人慷慨投款，过客欣然乐捐。集腋成裘非

注：大车口，是筠连城北的门户，进了大车口，就可览筠连全貌了。

偶然。自尔前程无限”。

整个碑文仅此五十字，别无其它。因为没有断句，可能有些人弄不明白，这首词也就是一则简略的修路碑记。大意是说原来这里道路险阻，经过众人集资修路，已成坦途，此去直通滇境，前程无限，词虽着墨不多，但清新上口，事隔多年，我亦能记。

八、黑石包的变化。

筠、高两县交界处的黑石包，地形险要，是来往行人的必经孔道，解放前，路边有茅店两三家，卖点饭食点心之类，是行人打尖歇脚的地方。这里，为两山夹峙包抄，林木葱茂，两头不见人家，小溪穿峡而过，流水轰鸣。天然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旧社会土匪经常在此行劫，因是两县交界之处，西通云南，东靠老林，此剿彼窜，无法可治。

一九四六年，县长张炽夫的乡人王霁环、彭修五，从宜宾乘“滑竿”到筠连就任科长、主任，经过这里，被强人将衣物行李抢劫一空，只剩衬衣、短裤，与张相见，啼笑皆非，县长即令警察中队，前往追捕，强人早已潜踪。

注：①蚕从，上古人名。相传为蜀王之先祖。因以喻指蜀地，李白《送友人入蜀》诗：“且说蚕从路，崎岖不易行。”

②深厉浅揭：步行连衣涉水叫厉，提衣涉水叫揭。《诗经·邶风》“深则厉，浅则揭”。

③丹障：意指赤色的岩石，唐人曹唐诗：“翠微呼处生丹障，清净封中起白云”。

④便便pián读第二声，平坦方便。

现在的黑石包，名称仍旧，但面貌大变，阴森之象全无。平坦宽阔的柏油马路，穿峡而过，山上防护林带蓊郁葱浓，生意盎然，上流水电站，发出万盏明灯，大放光彩。昔日危害行人之处，而今已成造福人类的宝地了。

九、重游筠连见闻

一九八五年初春，笔者有幸重游筠连，见沿途风物，大有改观。解放前，人们出入筠连，从宜宾动身，一般要步行二至三天。现在公路直达滇中，从宜到筠，只需三个小时，每天从早到晚，不断有汽车对开，来去十分方便，县里乡乡已通公路，亦可以车代步。

抵筠下车之后，连方向都辨不清了，汽车站附近，原来是旧时的外南一带蔬菜地，如今已成为一条笔直的大街，两边楼房高耸，商品丰富，购销两旺，人流如潮，十分繁荣。

在筠连作了两天的短暂盘桓，会见了不少故旧，也结识了一些新知，晤谈之下，心情舒畅，对祖国前景，充满无限希望。

近据报载：已探明筠连煤田藏量二十七亿吨。国家已决定开发，铁路即将修到巡司，看来筠连前程似锦，如果天假十年，我决心再访旧地，那时又将是一派新兴气象了。再见吧！我的第二故乡——筠连！

一九八五年十月于屏山

登瀛塔 考 析

代 长 才

登瀛塔俗称白塔，屹立于筠连县城北的梭沙坡上，坐北向南，处于东经 $104^{\circ}31'$ ，北纬 $28^{\circ}11'$ 的位置。塔基为条石扣樑，十分坚固。基高2.1米，平面呈八方形，每边长4.65米。总面积为105.7平方米，塔身高27.4米，为青砖堆砌结构，双壁斗拱，外实中空，壁间是螺旋形阶梯，通至塔顶，七级八方，外壁均有天窗，可览四周景色。底层每面宽4米，高3.8米。逐级向上，依次缩小，级间有飘檐，比例匀称，雄伟壮观，可与宜宾白塔媲美。向南有一石门，高3.6米，宽1.54米，原门前有石级可上，现已无存。横门石梁刻有“登瀛塔”三字，两边门框上有对联一付，上联是：塔影映冰壶喜今日户给家丰人才鹊起；下联是：文光射牛斗羨他年云蒸雾蔚科甲蝉联。横梁上面，立有石匾一块。整石凿樑，嵌入砖壁，无钉无挂。上刻“共登云路”四个大字。上款是“道光三年癸未仲夏月”，下款是：“北平邵葆澂”，这些勒石文字，给我们提供了修塔的年代和建塔目的的依据。查道光三年是公元一八二三年，距今已一百六十多年，据对文剖析，登瀛塔是我县的“文风塔”，是我县文人辈出的历史象征。此塔虽不及西安雁塔，延安宝塔，大理双塔，西湖雷峰塔，新都舍利塔、宜宾鸞洲塔那样中外驰名、但筠连白塔为历代史学者所重视。同治县志、民国县志均有记述。宜宾文物志，也有介绍。“玉壶塔影”，向为县

中奇景之一。

登瀛塔究竟建于何时？系何人所建？答案尚待探寻。据旧县志(同治志、民国志)白塔条记载：“道光年间，知县梁如纲建”宜宾文物志亦照此转录、似乎已成定论，无可置疑。但笔者细考，疑点颇多，实不敢轻信。

查梁如纲任筠连知县是道光九年至十一年，离任后，又于道光十五年回任至道光十八年，先后两任，合计为六年。据塔上现存邵葆槎所题匾额、明确记载为道光三年仲夏月，显系道光三年时，白塔即已落成，为何六年后就任知县的梁如纲又建呢？这与事实不符。如果认定为道光三年所建，当时任知县是李徽典，不是梁如纲，为什么县志记梁而不记李呢？又查题匾人邵葆槎，在嘉庆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曾任筠连知县，接替邵的是张印贤，任至嘉庆二十五年，为什么邵已离任六年后，又题此匾呢？这其中原由，实令人费解。

笔者认为：登瀛塔可能筹建于嘉庆末年，首倡人是邵葆槎，事未竣而离任。后径张印贤、李徽典继续经修、于道光三年始成，这样的大工程，在当时施工的条件下，是需要时日的，邵葆槎题匾，恐怕是纪其首倡之功吧！旧县志所载“知县梁如纲建”，显系谬误，应予更正，至于确凿的修建时间和修建人，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五日